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啟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元 陳仁子 輯

書

遺燕將書

鮑氏曰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無後人

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也。西山真氏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

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
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
於其文
而不察

魯仲連

本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
畫策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

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

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即濟之淮魏

攻平陸平陸邑名在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

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即聊城之地也言齊無南面

之害小不如聊城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故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

右壤斷棄而不能救志
在攻聊城而定濟北

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

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索隱曰交

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
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兵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
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

因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
守宋却楚軍

食

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

無二心

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

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

銳士意雖明不如依字也

矯國更俗

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

功名可

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

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延篤註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靈公子

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

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王之過而為五霸

首

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
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霸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

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索隱曰
曹沫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

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

索隱曰枝
猶擬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

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

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遺樂間書

問毅子也自惠王謝毅毅往來為燕趙客卿燕遂用問

燕惠王

王用栗腹計伐趙問曰不可不聽遂敗問奔趙王悔遺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
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
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
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
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

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

心故遠近無異辭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惡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

書謁之

樂問乘怨不用其計
二人卒留趙不報

予淮南王書

薄昭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

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棄金椎推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

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

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散曲

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

真定

屬謂委棄也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

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

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
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
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
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
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
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
以高兄無禮

謂請守母家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

幸臣有罪大者

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嘗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卻陽侯

濟北舉兵皇帝誅

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

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

天子

也 不可得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言各有所亡而坐其罪

今諸侯子為吏者御

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

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

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

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

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
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
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
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
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與從弟書

安國侍
中也

孔臧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
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
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
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
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
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
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十八宿謂為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

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
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
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
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
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奏記霍光

奏進也記書也前漢書待詔鄭朋
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丙吉

選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

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云
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

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家廟有奉故云大誼

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

恐危社稷

天下莫不服焉方令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

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

列者未有所間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

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

吉前使居郡邸

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

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蒼龜豈宜褻顯先使入侍

侍太后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光覽其議遂尊立皇

曾孫遠宗正劉德與
吉迎曾孫於掖庭

遺李軼書

愚曰事君者量而後入夫以絳衣大冠
之將軍較諸臨朝愧汗者軼皆親見之
事之成否有不待量而知者乃甘為更始將何
邪王陵之母能識廢興軼父號通星歷軼嘗問
之否邪復書之語徊徨進退亦何晚乎光武
發其書而致之死視高祖之斬丁公亦譎矣

馮異

本傳異字公孫
潁川父城人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孔子家語曰孔子
觀周明堂四門之

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
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

伯畔楚而歸漢

史記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
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

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繆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誅害漢王伯以身謝敵之籍誅乃歸漢也

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

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

哉

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

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垂離綱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印中

屠建隗黨等以赤眉入關謀劫
更始歸南陽是大臣車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

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

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

史記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

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

轉禍為

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

已

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

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

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闕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

與隗囂將楊廣書

愚曰援能以陞戟警蹕知公孫述之不足與有為則囂之無成

豈無見者而乃以伯春為質脅
之世之志大殆有不顧此者矣

馬援

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

天水冀縣也

寂無音驛援間還

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

背畔為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
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

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

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

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

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

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

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

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

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

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

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為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

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

之朝乎

字林併
卑正反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

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
豪傑也

共說

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

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

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
友之道如切磋以成

器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腠咋舌叉手從

族乎

萎腠與弱也
罪反腠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

味矣

以食為喻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

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

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伯春翼子恂字

誠兄子書

呂氏曰馬援還書戒其兄子以不可言人過失乃指杜保為天下輕薄子是先

自言人過失矣家人之卦曰有孚威如終吉反身之謂也言欲家人信畏之必以身教而後可援不躬行冀家人之聽從難矣故不能謹密以其書示人事遂上聞致梁松之怨卒被讒謗言之不可不戒如此

馬援

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

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

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禕申父母之戒

說文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禕禕婦

人緝也女施衿結禕爾雅禕緜也郭璞註即今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

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台宜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鶩鴨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
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季良名保時為越騎司馬伯高名述

為山都長

與隗囂書

愚曰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絕則勢孤矣夫隗囂竇融皆附光

武者也竇融本心向漢而隗囂終叛蓋融知天命之所歸而囂不知者也竇氏數世榮貴而囂

修身

宜哉

竇融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

利之時

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

回邪也

承事本朝後遣伯春

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

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

悁悁也

改節易圖

君臣分爭上下接兵

言違背光武也

委成功造難就

委業也

去從

義為橫謀

去從謂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

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愧為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

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

淮南子通道者如車輔不運於已而

與較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感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感矣

不南合子陽則北入

文伯耳

文伯虛芳也

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

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

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

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住之

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

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

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

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

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

左傳忠為令德非其人猶

不可况不令乎

憂人大過以德取怨

詩曰不以戎為德反以戎為讎

知且以言

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露不納

誡馬廖訓子弟書

愚曰古今貴戚多矣莫不以知禮而興失禮而喪書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此也漢外戚如馬氏素守儉約觀楊終所言尚且如此况竇氏乎易家人有嚴君焉不嚴則有吝馬廖不嚴而寬宜哉

楊終

本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

善以書戒之曰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見陸

賈新語

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

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

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

傳晉侯殺其太子中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註稱晉侯曰以殺其

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

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

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

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

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關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賓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

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

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

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

履薄為戒廖不納

誠實憲書

崔駰

本傳駰字亭伯涿安平人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

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

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

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

陳列也

是

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

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

中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

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

稱為賢臣

前漢書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

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后同

母弟興也以謹救親幸焉

鄭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丹封鄴故云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

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鄭之

武強聚以舊恩見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

陽平侯前書亦謂為陽平之王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

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

而已

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

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也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廢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

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書曰盥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

興肇自孝文

前漢書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孝景時為詹事也

二

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

安

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竇融封為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

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
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
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
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喻蜀之詞

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蝼螿竊觀國政誠美將軍

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

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

體

宏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賁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

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

負薪賤人也三畧云負薪

之語廊廟之言

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忽遽也

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

薦

堯舉舉陶湯舉伊尹

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

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

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

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

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

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

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

議論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

韋平孔翟無以加焉

韋賢平常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互誤

宜令考績

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者於州里經學稱於師

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

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

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

賢士而與處馬舟人吉泰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

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

十七人而死也

術藝

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

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嚴與母處足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賁遂赴敵而鬪獲甲

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卞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樂以禮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

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後我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宏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殷達學

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

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歎也

秋猶時也論語山梁雌雉

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

離被也斷趾刑

足也事見韓子

靈均納忠終於沈身

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

而

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

隆照微之明信日晏之聽

信音申

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

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蒼納之

與梁商書

李固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

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
註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

見褒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
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辰無

駭也何以不氏貶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

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

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

朝廷初立頗存清淨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

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洄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

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放曰
案繼是

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
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

可令中宮博簡媼媵兼採

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

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
為昭儀專寵成帝貴

人曹偉能等生
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

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德計非以昭明令德

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

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

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

側

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

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

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

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

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

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

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予盍行無留吾事悒悒然耕不顧見呂氏春秋 豈與

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

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輒也

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梁冀書

李固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

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
冲帝立

一年崩質
帝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

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
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

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愧發憤悔之折骨

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

自非博陸忠

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漢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

延年奮發

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霍光名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

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

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

舉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

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
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
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
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與黃瓊書

李固

時公車徵瓊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

萬歲亭在

今洛州故嵩縣縣西北武帝元年幸維氏登大室閭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論語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註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

廷設壇席猶待神明

樊君樊英也
事見英傳

雖無大異而言行所

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規竇武書

盧植

本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

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范獻子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馬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

曰有淫心欲嫁之念邪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逆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應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遂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木喟然

歎息援琴而絃歌以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憂深思遠儉而用禮

乃有先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誅及庶人詩詠

詢于芻蕘詩大雅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註芻蕘採薪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

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

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

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漢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謂準之

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

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均以
卜古之制也

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見之何勲之

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

叨俞也左傳貪
天功以為已力

宜辭天賞

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

競強也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

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

勃勃海也
碣碣石山

特多姦盜將

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楚公子比恭王之
子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

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
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

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
尹士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武並不
能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

元 陳仁子 輯

書

諫袁術僭號書

愚曰袁氏舉兵名則以義實則以利苟利而已則視國家如墮甑視

兄弟如仇讎而況於名號何顧卒以奔北憤死宜也孫策父子本附袁氏能一言以規僭號事亦可嘉哉而後卒不免自僭何世之假名竊號者紛紛也

孫策

董卓無道凌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

北異謀於黑山

謂表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

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

玄德

爭盟

劉備也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

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

懼非海內企

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

為漢宰輔榮寵

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

無所敢辭

術不納策
遂絕之

戒子姪書

愚曰語似蹈襲意更淳惻為人子弟何厭數聞如是之語耶以昶為東宮官雖

使太子日聞之未為無補如曰當則無怨於彼妾則無害於身二語尤人主聽諫之法

王昶

初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庶子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

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
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

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

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久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

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

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

伐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
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
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
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
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
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
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慎歟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

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
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

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
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
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
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
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
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不願兒子為之
伯益

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

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

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

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

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

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交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鄙夫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

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在朝忘

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世為著姓夙智性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

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豈可入其鄉耶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收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

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
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
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
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與桓祕書

愚曰甥舅之讓禮也而溫罷黜之
是必大有不合於溫而託諸此耳

習鑿齒

晉書本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初鑿齒
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

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
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榮
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
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惻
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
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
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
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也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
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
璪璪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

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
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
猶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

為景升乎

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觀覲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與嵇蕃敘離書

愚曰如此離別蓋闕大故非陽關
一曲留連之比根萌未樹牙淺弦

急能無懼乎蕃以友誼自念則彼奏韶聲
俗此植根芳苑其能忘情否則伐木廢矣

趙至

晉書本傳至字景真代郡人初至與嵇康
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

陳其

志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道
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
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
眺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
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

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
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
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童
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
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
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
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遙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

惕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聞
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
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
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
穢蕩海夷嶽蹠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
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
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崔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

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
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
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
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莞莞飄寄臨沙漠矣悠
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
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
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

云

與范甯書

愚曰謂小吏之為耳目祇足為漁獵之資其偏聽生姦之慮與深矣

徐邈

晉書本傳邈東莞姑幕人時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

假還訊問

官長得失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
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
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
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
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
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崇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
不能免此乎

報虞預書

愚曰沈抑不自拔而諸公稱譽之至
顯榮滅文仲之於下惠其可愧矣

賀循

時楊方好學有才初為郡鈴下威儀諸葛
恢奇之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

美之遂
以示循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
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胃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救賢中

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
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
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
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
功不為難及也

表

上銅馬式表

愚曰馬政國家之大務也馬援善用兵又精於相馬其有九方臯之巨眼

乎是法當與相經並行天地間

馬援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

惑

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

世有西河子輿亦明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長儒傳茂

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京名

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

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中帛氏口齒謝氏唇

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

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

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本助
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汙溝欲深
而長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鞞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
宣德殿下以
為名馬式焉

後出師表

近齋樓氏曰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
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
亂宜與前表兼看○愚曰國讎必報國耻必雪
故古人用兵有為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
為復讎刷耻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
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
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治國之
大規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
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知孔明心事哉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

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
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於
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
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
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
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
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
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
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
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

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
道路纖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
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
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
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
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
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
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

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文

釋愁文

曹植

余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余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惚惟

恍不召自來推之則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
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
其去也易追臨冷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
飾不澤飲之以煎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磨之以神
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
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余徒
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今
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詣

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雕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溥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迹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弔莊周文

嵇含

晉書本傳含字君道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

使含為之讚含授筆
為弔文又不加點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
光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
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
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

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
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
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
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
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
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檄

諭青徐檄

愚曰人惟理之正者言亦振讀伏隆此
檄詞嚴義直足以風動青徐真若掉三

寸舌而下齊七十城者
豈止愈頭風而已哉

伏隆

本傳隆字伯文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

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
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里之軍潰散
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

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
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
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
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青徐羣盜得此

皆降○三王
註見聖公傳

討桓玄檄

愚曰劉裕之興晉也辭何其壯其篡晉也志何其奸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

言取人其失之劉裕乎

劉裕桓玄篡位衆推裕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
摠後事擅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

人軍次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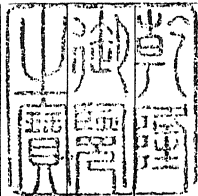
移檄都下曰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
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
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
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
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泥塗有漢之遭莽
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玄篡逆於今歷載彌年亢旱
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

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怨而已
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
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
寐宵興摻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
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
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
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
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

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
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
征虜參軍庾曠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
在蠱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
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
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
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
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

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契接
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
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